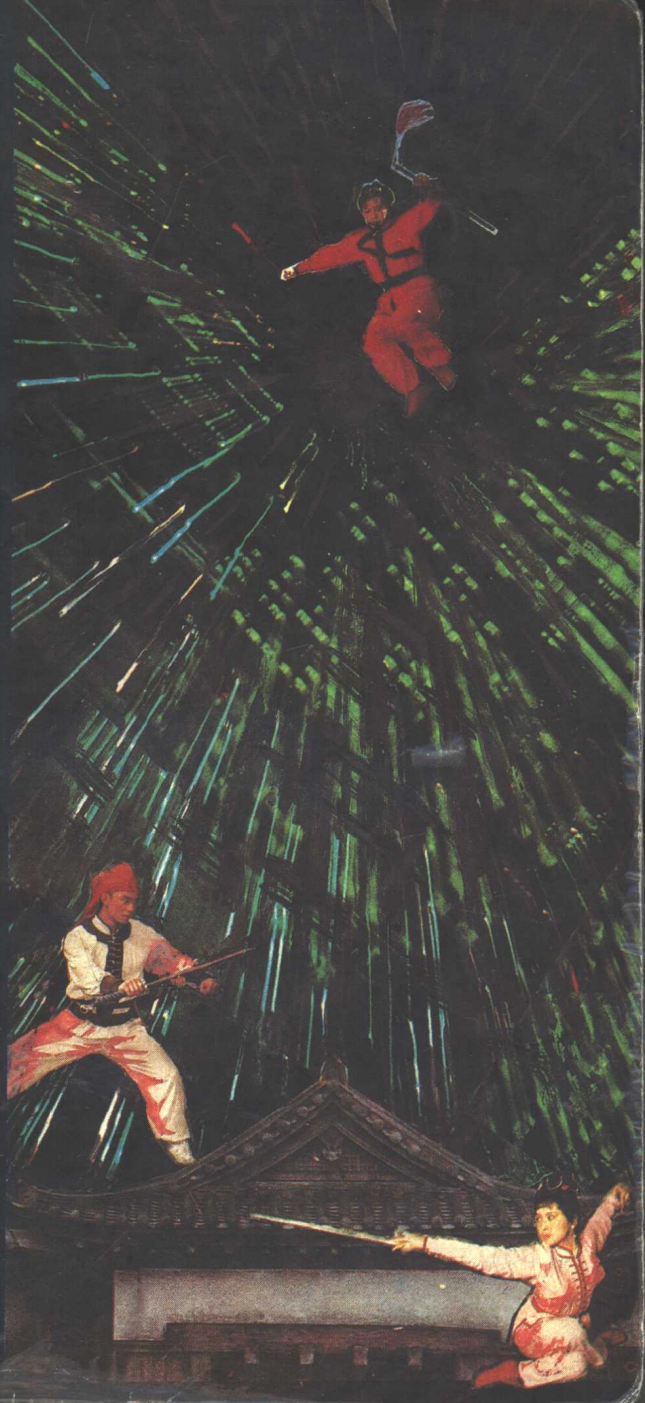


含情看劍

上



含情看劍

中



含情看劍

下



含情看劍



含情看剑

上

萧逸



14991

含情看剑

中

萧逸



含情看剑

下

萧逸



含情看剑（上、中、下）

萧逸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375印张 711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ISBN 7—5329—0641—8

I·568 定价 18.00元

萧逸，本名萧敬人，原籍山东菏泽，现居美国，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三十余年，蜚声海内外。他的作品情节构思奇特，人物个性鲜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本书原名《铁雁霜翎》，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该书问世后，轰动台岛，香港闻讯，当即改编成上下两集的同名影片，由著名影星于素秋女士主演，再次轰动港台及海外。

责任编辑 / 董乃德

尹奎友

封面设计 / 黄云龙

目 录

第一章	剑底情仇	1
第二章	浪迹风尘	50
第三章	虎口余生	102
第四章	急怒攻心	152
第五章	看剑饮杯	197
第六章	异术玄功	267
第七章	午夜窥顽凶	294
第八章	泪眼问苍天	358
第九章	乔衣轻骑	390
第十章	金砖换掌	437
第十一章	血溅长空	484
第十二章	兰因絮果	528
第十三章	千山古道	574
第十四章	午夜侠踪	619
第十五章	奇侠显技	664
第十六章	把臂同仇	709
第十七章	依本白璧	754
第十八章	处身白云	796
第十九章	古道斜阳	840

第二十章 剑拔弓张	884
第二十一章 再证因果	925
第二十二章 空谷传音	966
第二十三章 春梦了无痕	1008

第一章 剑底情仇

“故京软红十丈，柳丝十里飘香。”时间是前清盛世乾隆年间，地点是历朝金粉、红墙绿瓦的北京城。是初秋的日子了，尤其是入夜，北京城更显得颇有凉意。

三更天，叶砚霜从小床轻轻起来，唤了两声娘，不见母亲回答，知道已入睡。想到自己跟前的遭遇以及母亲的病，不由得一阵心酸，差点流下泪来……他慢慢地推开这扇小窗，一片月光射入了斗室，皓洁的月光正照着这年轻人，好一副俊貌：方面大耳，剑眉星目，颇高的个儿，白皙的皮肤，猿臂蜂腰，英俊中别有一股书卷气息……

他深锁着双眉，满脸倦容，像是大病初愈，忽然抬起头，低低地语道：“师父，弟子今夜有负师恩，要行不义了……”他轻轻地走到自己小木床边，由床下拉出了一口小藤箱，里面是一套紧身黑缎夜行衣和一副鹿皮革囊。他很快地穿上这身衣服，佩好革囊，把一条油松大辫子盘在颈上，在辫尾打了个麻花结儿，这才由褥下抽出了一口剑，只见这剑鞘上古雅斑纹，已知绝非凡品。叶砚霜系好了剑，不由得剑眉一挑，满面青霜。只见他单手一按窗沿，一长身已出了窗外，随即带上窗，真个快似狸猫，落地如棉。

他看了布满天空的星斗，一弯明月正被阴云遮住，显得

冷阴阴地，正是夜行人出没的绝妙好时，不由得面色一冷，一拧身已上了房，再一杀腰，直似脱弦强弩，只一瞬，已消失在阴影里。

一阵急驰，也不知走了多远，他在一家大宅门口驻足，看了看这宅门。好大的气派！门前是一对青石大狮子，古铜色的正门上扣着两个大钢环，映着月光闪闪生辉；再往墙里看，隐约地似见雕梁画栋，古树参天，端的好一座王公府第。他略为打量了一下周围地势，不禁暗自点头，背后手间了间身后长剑，只一晃身已上了丈许高墙，再一飘已入院中，眼前是处处朱栏，花木绕宅，假山小桥……真个幽雅已极。他隐身在一块假山石后，打量眼前形势，一丛丛的屋角也不知有多少间。这年轻人内心一阵跳动……终于一跺脚，自语道：“好坏只此一次。”

现在他才看到有一面长匾高悬正厅门首，隐隐地尚可辨出“九门提督府”五个大金字，不由眉头一皱，暗想：“这九门提督姓铁，曾和父亲有深交，平日居官公正廉洁，我似乎不该在此下手……”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异物走动，一回首，不由暗暗心惊，原来竟是铁府所饲养的一只斑斓藏犬。这犬出自藏北名种，听嗅极灵，凶猛无比，平日白天向关于笼中，入夜才敢放开，这时似已发现假山石有人，竟往这走来。砚霜当时一急，顺手弹出一粒石子，落于数丈之外，这狗一声闷吼，竟飞快往石子处扑去。砚霜乘机就往土窠，不想还未起就闻左侧疾风扑到，一侧身始看清竟又是一只恶犬，状同前，一声不响往自己颈下咬来。好个叶砚霜，此时只见他往右一侧身，轻舒左掌握住这狗前爪往前猛带，右掌暗运内力“小天

星”掌力，只三成劲向外一吐，这狗只悲嗥半声，头骨尽碎，当时了账。砚霜虽轻而易举料理了这狗，也不禁暗惊这铁府戒备森严。经此一斗，倒打消了他前思去意，生怕那狗再回来，哪敢在此再待，一连几纵又出去了几层院落。眼前景致更较前为佳，一个半圆的月牙门，深露于藤萝花下。砚霜由门内往里看，见有一处雕栏的绿窗尚透着微光，他贴于窗下隔着帘缝往里看，只见一个女童儿，头上扎着两个髻角儿，身上一套大红睡袄，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在桌上找物，一会才拿起了一柄拂尘，一面嘴里还说：“叫我好找，看我不把你们这群东西都给轰出去。”

砚霜猜想，这说不定是哪个哥儿的小丫环，半夜被蚊子给咬醒了，起来找东西赶蚊子，心想时机难得，想着就见小丫环端着灯要往里走，连忙一闪身来到这房门口，用手在门上叩了两下，就听里面那女童问：“谁？”砚霜也不答，又敲了两下，这丫环一面说：“真怪，半夜三更这是谁？……”一面就听里面开门锁声，随着就见这门“哑”的一声开了……还未容这丫环看清有人没有，就觉得一阵疾风由顶上掠过，随觉得背后腰眼上一麻，一阵昏迷，人事不省。

砚霜以快身法进屋，点了这女童的睡穴，把她移至这屋椅上，见她脸色微红，用手一试出气均匀，知道不会有何伤害，至多明午自会醒来，这才就着那灯光把这屋一打量，不由暗暗佩服这主人竟是个饱学之士。

原来这是间书房，有一张红木雕花的书桌，文房四宝齐列桌上，尚有四张小型太师椅立于两边，有两个空花小几夹于其间，地下是猩红的藏毡，四壁有六幅工笔花卉立轴，还有一面样式古雅的七弦琴。突然，他竟发现左墙上尚悬着一

柄古剑，不禁暗暗一惊，心想这屋主人，不仅是文雅之士，且尚是一武林高手，只由这剑能悬于丈许颓壁，如不用梯凳颇不易为，不禁望着那剑呆起来了……

半晌他才定下心，心道：“砚霜呀！砚霜！你此番夜入人宅，非奸即盗，如不慎于从事，只怕往日英名就要毁于今夕了！”他几乎要转身回走，突然他想到那垂危的母亲，不禁重鼓勇气，又往里走了十来步。

走出这个书房，就嗅到一股温香。他用手揭开了这幅丝帘，眼前是一张黄铜的西洋床，粉帐半开，还有一面古铜大镜立于床侧。奇怪的是，床上被褥凌乱，像是才有人睡过的样子，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面红过耳，心想：“这分明是女子闺房，如今半夜三更，我堂堂男人来此做什？”急忙回身，却见一列木箱横于墙角，把心一狠，心想：“我多少拿点东西，方不负此一行。”他顺手一按身后宝剑哑簧，“呛！”一声低吟，宝剑出鞘，带起一缕奇光，剑身如一弯秋水可鉴人毛发，阴森森的确是一口宝刃。砚霜见剑已出鞘，不再犹豫，平伸剑身，把剑尖对准第一口箱上铜锁，只一振腕，铜锁落地，他剑交左手，定了一下几乎要跳出口的心，揭开了这大箱盖，只见内里尽是一些女用衣物，质料俱是上材，心想：“要这些无用。”突然他发现有一红木雕纹小匣置于箱角，顺手拿过那匣，见并没有锁，打开来里面竟是一双翠镯儿，颜色碧绿，知非凡品，心想这定是主人心爱之物，不忍都拿，仅取过单镯揣于怀中，把匣儿又放置原处，然后盖上箱盖，却已吓得冷汗直流。

一切就绪，他来到原先书房，在案上拿起了笔，饱蘸墨汁，正欲与主人书明自己苦衷，所借饰物日后必还，不想拿

起笔似觉有异，再回头不禁大惊，原来适才被自己点穴熟睡的女童，此刻竟自无踪，再抬头往墙上看时，那长剑却只剩下了个鞘儿，暗想今夜得遇劲敌，这人好俊的一身功夫，竟能在自己身前出没如常，只这身轻功就不在自己之下。当时哪还敢稍留，把笔放下，轻挥右掌，那残烛应掌而熄，一拉门急纵而出。

当他发现落足处竟是一片琉璃瓦，不禁深悔来时大意，竟未换鞋，如今在这浮有薄苔的瓦面行走颇感不便，还未容他想得太多，就听耳后不远一声低叱：“无耻之徒，打！”三点寒星，两上一下带着一阵轻啸一闪即至，低头已自不及，一急竟使出了师传绝技“金蜂戏蕊”，左足尖点地，全身旁倾，扑噜噜风车似的转了个大圈子，接着右足着地，一个“金鲤倒穿波”，全身后仰，竟窜出足有三丈，随听身旁暗器叮咚落瓦，竟是三粒“五芒珠”。

砚霜立定身形，不禁暗叫好险，哪敢大意，再往发暗器处看，一片寂静，哪有丝毫人影，越发认定来者不易对付，尤其方才叱声语音虽低，分明是一少女口音，更感面上汕汕。他在暗处看了一会儿，不见丝毫动静，不觉胆子又壮了些，同时肚内饥肠辘辘，知道自己一天未食，入夜尚如是奔劳，竟感到微微不支，心想：“凭自己一身超人轻功，如尽力施展出来，也未尝不能将此妞缀下。”想到这，低头紧了紧鞋，气沉丹田，竟施出上乘轻功“八步凌波”，如脱弦之箭，又似跳震星丸，瞬息间已出了这王府七八里，面上已见了汗，才驻足一小庙，回身看时，哪有敌人痕迹，方自庆幸，不想却闻得房上有人娇语道：“尊客好一身轻功，只可惜既光临寒舍，却为何偷偷摸摸？今天姑娘不才，要代父勉留侠驾